

## 06 槍擊事件

雙石事件，報紙上幾乎沒有刊登。我想它不像電影明星挨槍擊那樣，是轟動新聞，但是它是一樁巧妙的槍擊，巧妙得連警方也不知道它其實是謀殺案。

我知道，因為我是沙利的情人。當然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不知道他在計劃什麼。他總是對我說：「黛黛，假如能幹掉老雷蒙那該多好，呃？那樣，店鋪就是我的，不用分帳了。」

沙利總是稱他「老雷蒙」。雷蒙是「雙石」店的股東，我有個印象，以為他是個年紀很大的人，但當我第一次遇見雷蒙的時候，我相當震驚，因為雷蒙年紀與沙利相仿，他有一雙明亮的黑眼睛，烏溜溜的如同兩汪秋水。他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，就注意到了我的髮色——金色並稱讚了它。

沙利卻從來不在意，我剪掉頭髮他也不注意。沙利是個頭腦簡單的人，他瘦削，還有點神經質。他喜歡賭馬，經常是輸的。但是和他上夜總會、豪華餐廳和馬場院是很好玩的。

我和沙利聚在一起，他給我買衣物和一些珠寶。認識他的時候，我幾乎是一無所有，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，一個女孩子總得有一些衣服和首飾。然後，他為我弄一幢好公寓，而他呢，幾乎每晚都在那裏。

有時候他情緒也很不好，他會告訴我他心中的苦惱，多半是因為雷蒙。雷蒙約束住他，沙利想要擴展業務，但雷蒙特別保守，他總是堅持有多少資本，就做多少。

他們的店開得相當成功，有兩位店員和一大堆存貨，店後面是一儲藏室和兩間辦公室，有一道後門，他們從沒有鎖過。它是鐵門，從裏面用門闩關住，沙利向我解釋過，沒人能從小巷裏進去，他們只利用後門卸貨。

有幾次我到店裏去，看見沙利和雷蒙正在對吼，沙利說雷蒙錢攏得好緊，雷蒙說有人那樣是好事。

雷蒙總會注意到我的衣服，說衣服美麗，我也看見他在看我的雙腿，那是在欣賞。我真不明白沙利為什麼稱他老雷蒙。

我常常問沙利，為什麼不和雷蒙分手。他說，如果那樣的話，要損失大筆稅金什麼的。但是他們兩人不和，每當沙利幾杯酒下肚，嘴裏立刻滔滔不絕地講，假如能踢開老雷蒙的話，會有多好。

我真是聽厭了，有一次我說：「喔，我看雷蒙不壞——」

沙利一聽便跳起來，怒吼說，雷蒙如何每天早上總是同一時間到店裏，又如何以同樣表情拆信件，如果有人離開一會兒，或是把他的鉛筆放錯了地方，他都會注意到。

他時常大聲說些雷蒙的不是，因此，有一天晚上他在一張紙上做記號，而不是大吼大叫的時候，我知道那是個例外。他不告訴我為什麼，只是說：「老雷蒙

星期五晚上總是在辦公室裏做到很晚的，他整理帳簿。」

這點我早已知道。他一件事總要告訴我一千次以上，雷蒙如何老是在清點店裏的每樣貨品。

沙利抱怨雷蒙吝嗇，但是他自己也不見得慷慨。我從沒法私下存一塊錢，住公寓和穿衣服均無問題，但我從沒有錢預支，他只給我錢支付租金，給我飯吃，酒喝，如此而已。他又對當前的物價瞭如指掌，總是把錢放在一隻中國花瓶裏，說：「房租在這裏。」像遊戲一樣，每當他一走，我就抓起花瓶，看他能給我多少。

從來沒有多過。

總之，有好幾個月，我聽沙利不停地說：「我真希望幹掉老雷蒙！」

然後，有一天，我覺得他有一星期沒有說這句話了。那真不平常，因此我瞧瞧他，他好像十分心不在焉，不錯，他有心事。

幾天以後，我碰巧發現他大衣口袋裏有支槍，那是一把槍柄嵌珍珠，槍身鍍鎳的小手槍。我沒有碰它，也沒有向沙利說我曾看見過它。

因此，當沙利要我在星期五晚上舉行舞會宴客時，我並不覺得意外，我問他雷蒙來不來的時候，他只是大聲地笑。

「雷蒙只喜歡他自己的宴會。」他這樣告訴我。

他自己也列入客人名單，我認為他把城中的每一位酒徒都請到了。因為他在那隻中國花瓶裏多放了些額外的錢。我不難猜到，他的宴會是個掩飾，一個他不在槍擊現場的證明。乘車到店裏，只需十分鐘。

之後，我發現其他細節，你知道他會如何籌劃它。沙利是一個真正狡猾的人，他作出了一個很精細的計劃，以便於警方認為是歹徒從後門進入。門是上門的，有一個楔子，楔住橫門。星期五晚上下班前，他取下楔子。我看見沙利的汽車停在小巷裏，引擎發動著。這些，我是在警方拍攝的照片中看到的。

總之，他用刀尖穿過門縫，挑起門門，打開店鋪後門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雷蒙開槍，正打穿沙利的心臟。

兩天後，就在警方來告訴我，沙利企圖殺害他的股東，反而被殺後，雷蒙來到我的公寓，我們喝著沙利遺留下來的酒，他用烏溜溜的黑眼睛，越過玻璃杯看我。

「我告訴警方，我好像聽到後門有賊，我怎麼能知道那是沙利？那裏黑如地獄。」我說：「是呀，真糟糕。」

然後，他告訴我說：「他們發現沙利在門口那兒，手中拿著一把槍，有一打以上的人告訴警方，沙利到處說他想除掉我。」雷蒙說著，聳聳肩。

「是啊，我想是這樣。」我同意他的說法。

「要不是你事先告訴我，說不定我這會兒在地獄裏呢。」雷蒙說。

「沒什麼，現在公司是我們倆的了。」我微笑，「希望你能對我好一些，別像沙利。」

------(完)\_